

《贤劫经》最新资料与相关研究

——犍陀罗语与梵语部分

李 灿

内容摘要:新近有一批梵、藏、汉文《贤劫经》的最新发现,包括:1.大英图书馆藏梵文残片 Or.8212/1695;2.新发现的《贤劫经》“三昧分”同本异译《观察诸法行经》;3.推测安徽博物院藏的“《贤劫九百佛品第九》”399年写卷或许是亡佚的昙无兰本《贤劫千佛名经》;4.一些此前未见搜集的《贤劫经》引文;5.藏译本《贤劫经》中可辑录出一套《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对应的藏文佛名(竺法护译本不全);6.竺法护译《贤劫经》衍文中的《首楞严三昧经》平行文本等。另外,此前《贤劫经》的研究综述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一手资料与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综述,以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目前《贤劫经》研究领域的现状,并为此后的进一步探索打下基础。

关键词:《贤劫经》 犍陀罗语 梵语 大英图书馆 梵语千佛名

关于《贤劫经》的研究,前贤曾进行过一些综述,其中早期尤以井ノ口泰淳和那体慧(Jan Nattier)二位的综述较有价值^①。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已经无法反映学界最新的研究面貌。最近的综述出自 Peter Skilling 2010 年的发

①井ノ口泰淳:《ウテン語仏名経について》,《印仏研》第8卷第2号,1960年,第616-619页;Jan Nattier,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1, p.21-24. 其中尤以注释 30 专门针对《贤劫经》的综述。另外 Emmercik 教授对所谓于闐文“《贤劫经》”的综述可谓十分彻底,但仍有少量遗漏。但值得注意的是,于闐文本虽以“贤劫经”命名,但其实并非真正的《贤劫经》,其中只有梵文千佛名部分与《贤劫经》有关,而此经的于闐文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内容。参见 Guide 1979, pp.18-19.

表的 *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①, 该文及其 11、12、14 年的三篇续作无疑是近年《贤劫经》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章。该文在那体慧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关注到了部分新的成果和一些此前被忽视的资料,可惜仍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一手资料与研究成果。因此仍十分有必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综述,以便为将来的研究打下基础。

近年来学界陆续发现了一批久已佚失的新资料——包括约 60 片犍陀罗语残片、1 片梵语残片以及 1 片鸠摩罗什译本残片。这些重要的发现无疑为这部经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近年笔者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此前学界未能注意到的新资料:

1. 发现 Or.8212/1695 为《贤劫经》,并可与 BH4-11 缀合。笔者近来已对该残片进行了重新转写与对勘^②。

2. 一部此前学界未能勘同的汉译本《观察诸法行经》——此经的前两品(《无边善方便行品》、《先世勤相应品》)实际上是《贤劫经》中讲述“三昧”的初分(相当于竺法护译本的前五品)^③。

3. 推测此前公布的安徽博物院藏 399 年《千佛名》(有称《贤劫九百佛品第九》)写卷有可能是已经佚失的昙无兰本《贤劫千佛名经》。

4. 汉、藏文大藏经中还包含有部分此前研究未能搜集的引文,例如亲光的《佛地经论》、藏文丹珠尔中的《说一切有部根本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经注》(‘Phags pa thams cad yod par smra ba’i rtsa ba’i dge slong ma’i so sor thar pa’i mdo’i ’grel pa)、《教宝传说释迦世系》(gSung rab rin po che’i gnam rgyud sākyā’i rabs rgyud)。此外,《如来名号贤劫庄严鬘》(De bzhin gshegs pa’i mtshan brjod bskal bzang rgyan gyi phreng ba zhes bya ba)的藏汉译本

①Peter Skilling, “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ARIRIAB* XIII(2010), pp.195-229; *Ibd.*, “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II) : Beyond the Fortunate Aeon: Beyond the Fortunate Aeon: What comes next?” *ARIRIAB* XIV(2011), pp.59-72; Peter Skilling, “Notes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III) : Beyond the Fortunate Aeon,” *ARIRIAB* XV(2012), pp.117-126; Peter Skilling & Saerji, “How the Buddhas of the Fortunate Aeon First Aspired to Awakening: The pūrva-praṇidhānas of Buddhas 1-250,” *ARIRIAB* XVI-I(2014), pp. 245-291.

②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1)”, *ARIRIAB* XVIII(2015), pp.235-251.

③《贤劫经》的经文具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为下文叙述方便,按照主题划分为三昧分、度无极分以及千佛分。竺法护译本的对应为:三昧分=1-5 品;度无极分=6-19 品;千佛分=20-24 品。藏译本对应为:三昧分=D1b1-19b3;度无极分=D19b3-94a7;千佛分=D94a7-340a5。其中千佛分又可进一步分为四部分:千佛名号(=汉译第 20 品)D94a7-102a3、千佛兴立(千佛传记=汉译第 21 品)D102a3-287b6、千佛发意(千佛本誓=汉译第 22 品)287b6-336b3、结尾(约=23、24 品)336b3-340a5。

中也分别保存有一套贤劫千佛的名号。

5.藏译《贤劫经》的千佛本誓部分以及竺法护《贤劫经·千佛发意品》不仅包含有一套现在贤劫千佛名,还可以从中辑录出一套过去千佛名号(藏译本完整,但竺法护译本不全,仅有104个佛的内容),经笔者对勘发现这套过去千佛名实际上与汉文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佛名一致,这相当于找到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大部分篇幅的藏文平行文本以及前百馀佛的另一套早期汉译^①。

6.笔者还找到了竺法护译《贤劫经·法师品》中大段衍文的部分出处——其中出处较为明确的部分来自于《首楞严三昧经》^②,而鉴于竺法护的两个译本(即《勇伏定经》与《首楞严三昧经》)均早已佚失,《贤劫经》中这些出自竺法护之手的平行文本无疑为已经佚失的竺法护本《首楞严三昧经》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笔者参考藏译本对2010年新发现的鸠摩罗什佚本《贤劫经》残片进行了新的录文与研究^③。

这些新发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了诸多新的素材。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贤劫经》,并重新审视其对初期大乘研究的意义。

鉴于此前对于《贤劫经》可资利用的一手与二手资料均缺少完整的总结,因此本文及其后续论文不揣浅陋,拟对相关资料进行一次新的搜集。《贤劫经》存在多语种文本,但限于篇幅,本文仅涉及其中键陀罗语和梵语部分,而由于佛名部资料并不是《贤劫经》的直接平行文本,故拟另行成文。

一、阿富汗巴米扬地区所出的键陀罗语残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陆续出土了一大批古老键陀罗语佛典,并在近年激发了一波刊布与研究的热潮——这些写本主要包括大英图书馆藏品(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邵格延藏品(Schøyen collection)^④、平山郁夫藏品(Hirayama collection)、林寺巖州藏品(Hayashidera collec-

①Peter Skilling 与萨尔吉老师最近刚刚合作发表的论文当中翻译了千佛本誓的藏译本前250佛的内容,且注意到其中贤劫千佛发意的对象是过去佛,但似乎并未注意这些佛号可以对应于汉译《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佛名。参见 Peter Skilling & Saerji, "How the Buddhas of the Fortunate Aeon First Aspired to Awakening: The pūrva-praṇidhānas of Buddhas 1-250," pp. 245-292.

②剩下的部分,大部分可以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新岁经》、《般舟三昧经》中找到类似的内容,但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尚难完全确定。

③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1)", pp.235-251.

④或有译作“斯科因藏品”。

tion)、斯尼尔藏品(Senior collection)、巴焦尔藏品(Bajaur collection)、所谓“斯普利特”藏品(“Split” collection)、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collection)以及部分尚未公布的私家藏品(此外,世俗文书与碑铭也有重要资料公布)^①。在这些藏品中,尤以一批犍陀罗语早期大乘佛典残片最为引人注目^②。而在这其中《贤劫经》(Bhadrakalpika-sūtra)残片是最早被辨识出来

①详细资料参见 <http://gandhari.org> 网站上 Stefan Baums 与 Andrew Glass 合作编辑的写卷目录 *Catalog of Gāndhārī Texts* 与参考书目 *Bibliography of Gāndhārī Studies*。

②综合马克艾伦(Mark Allon)、邵瑞琪(Richard Salomon)、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史韬阁(Ingo Strauch)、松田和信公布的结果,这些犍陀罗语大乘佛典至少包括了《(八千)般若经》(*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贤劫经》(*Bhadrakalpika-sūtra*)、《菩萨藏经》(*Bodhisattvapiṭaka-sūtra*)、《善思童子经》(**Sūcitti-sūtra*)、《集一切福德三昧经》(*Sarvapuṇyasaṃuccayasamādhi-sūtra*)、《般舟三昧经》(*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一部陀罗尼经典、一部与阿闍佛国有关的未知经典(与《阿闍佛国经》类似但不一致)、以及部分未能比定的大乘经典,其中部分经典已经有相关研究公布。参见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ara,” *EB* 41 no.1 (2010), pp.1-22. Kazuya Yamauchi,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amiyan Birch Bark Buddhist Manuscripts*,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nservation &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2009, pp.7-9; 松田和信:《アフガニスタンの仏教写本》,《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第37号,2006年,37页;同氏:《アフガニスタン写本からみた大乘仏教一大乗仏教資料論に代えて》,桂紹隆、斎藤明、下田正弘、末木文美士編:《シリーズ大乘仏教(1)・大乘仏教とは何か》,春秋社,2011年,165-166页;同氏:《平山コレクションのガンダーラ語貝葉写本断簡について》,《印仏研》第62卷第1号,2013年12月,354-346页。Paul Harrison & Jens-Uwe Hartmann, “Introduction,” in *FBDD*, p.xvi, note 19; Harry Falk & Ingo Strauch, “The Bajaur and Split Collections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Gāndhārī Literature,” in *FBDD*, pp.69-71;其中部分经典的详情参见:Harry Falk and Seishi Karashima,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 parivarta 1(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 *ARIRIAB* XV(2012), pp.19-62; Ibid,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parivarta 5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2),” *ARIRIAB*, vol.XVI(2013), pp.97-169; Ingo Strauch, “The Bajaur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 a preliminary survey,”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25 (2008), pp. 103-36; Ibid, “More missing pieces of Early Pure Land Buddhism: New evidence for Akṣobhya and Abhirati in an early Mahāyāna sūtra from Gandhāra,” *EB* 41 no.1(2010), pp.23-66.

的^①,因此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一窥这部经典在尚未梵语化时的犍陀罗语面貌,而且将为解决汉藏译本中的很多问题提供新的资料。

上世纪90年代前期在巴米扬(Bāmiyān)谷地东部的Zargarān地区一个坍塌的佛教洞窟中出土了一大批书写在贝叶、桦树皮、羊皮纸上的犍陀罗语和梵语写卷,这些写卷通过文物贩子的倒卖散落各地,而犍陀罗语《贤劫经》即出自这批写卷之中^②。

早在2003年NHK(日本放送协会)出版的《NHKスペシャル文明の道(2)ヘレニズムと仏教》一书中曾公布了一片犍陀罗语断简,其中出现了“六波罗蜜”的字眼,这是当时所知的唯一一片犍陀罗语大乘佛典残片(但未知为何经典)^③。该残片后被松田和信勘同为《贤劫经》,并从平山郁夫藏品中又找到了一些《贤劫经》残片,这一发现可能最早报告于松田和信2006年发表的《アフガニスタンの仏教写本》一文中,但未有细节^④(此外,松田和信为2009年出版的*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amiyan Birch Bark Buddhist Manuscripts*一书撰写的第二章中也包含一张照片^⑤)。同年(2006

①Mark Allon 与 Richard Salomon 教授的文章中曾质疑,《贤劫经》是否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大乘经典——他们认为,《贤劫经》中鲜有大乘独有的教义,并认为此经处于《阿含经》与大乘经典之间的灰色区域(参见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ara”, p.7.)。笔者以为,这一说法恐值得商榷。该文中仅举千佛内容为例便得出这一结论。但《贤劫经》除了千佛分外,还有三昧分、度无极(波罗蜜)分两大部分,而这三部分的内容相当独立,内部联系很少,如果不是中间的过渡部分,基本上可以视为三部独立的经典,每个部分单独讨论更加妥当。

②Kazuya Yamauchi et al. eds.,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amiyan Birch Bark Buddhist Manuscripts*, p.7. 由于西方和日本的这批巴米扬写卷藏品多是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出土时未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确切的来源地很长时间都不十分清楚,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通过山内和也(Yamauchi Kazuya)领导的“巴米扬遗址保护”项目(Safeguarding of the Bamiyan Site Project)的调查才大体搞清了这批写卷的来源。2003年起东京文化财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Tokyo)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Nar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联合进行了“巴米扬遗址保护”项目(Safeguarding of the Bamiyan Site Project)。通过这一项目的调查,大体上搞清了这批文献的出土情况。并且在这次调查中,又意外清理出了965片梵文残片,目前这些残片保存在阿富汗喀布尔国立博物馆(Kabul National Museum)中(参见同书1-6页)。

③NHK 文明の道プロジェクト:《NHKスペシャル文明の道(2)ヘレニズムと仏教》,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3年,第35页。

④松田和信:《アフガニスタンの仏教写本》前揭注。

⑤Kazuya Yamauchi,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amiyan Birch Bark Buddhist Manuscripts*, p.9, Fig.7.

年) Mark Allon 等四人合作发表的 *Radiocarbon Dating of Kharosthī Fragments from the Schøyen and Senior Manuscript Collections* 一文则公布了邵格延和斯尼尔藏品中部分佉卢文写卷的碳 14 测定结果, 其中述及邵格延藏品中的《贤劫经》MS2179/116 的年代被测定为公元 210–417 年之间^①。

目前 Stefan Baums、Andrew Glass、松田和信三位学者对这些残片合作进行研究, 又陆续有了新的发现, 并撰写了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一文, 但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没有出版。此外, Stefan Baums 曾在 2010 年太平洋西北地区南亚会议 (South Asia Conference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上宣读过一篇名为 *One Thousand Buddhas from Gandhara: the Bhadrakalpikasutra and its place in Gandhari literature* 的会议论文, 但该文没有发表。据 Baums 教授告知该文的思想将会体现在未来出版的新论文中。

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Mark Allon 和邵瑞琪 (Richard Salomon) 2010 年的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ara* 将其与其他新发现的犍陀罗语大乘经典一同进行了早期研究情况的介绍^②, 同时还公布了两片犍陀罗语《贤劫经》的一小部分拉丁转写 (分别为 Hirayama fragment 3 的反面 1–3 行与 Schøyen fragment 116 反面第 2 行)。2011 年松田和信在介绍新发现大乘文献时也进行了简述^③。根据二文的介绍可知, 这些残片分散于挪威邵格延藏品 (Schøyen collection)、日本平山郁夫藏品 (Hirayama collection)、林寺庵州藏品 (Hayashidera collection) 中^④。其内容与竺法护的汉译本不完全一致, 而与藏译比较一致。但在这两篇介绍性文章发表之后, 残片的数量又有了增加, 因此二文已经无法反映最新的研究状况。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竺法护译《贤劫经》与碳 14 测定的犍陀罗语本年代相近, 但二者的差异却相当明显, 说明二者或许属于不同传本系统。

2013 年 12 月松田和信新发表了《平山コレクションのガンダーラ語貝葉写本断簡について》一文。据该文透露, 平山郁夫藏品的第 3、4、7、13、21、22 号以及邵格延藏品中的 MS2179/31、32、116 号等残片为《贤劫经》^⑤, 但未有更进一步的信息。

① Mark Allon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of Kharosthī Fragments from the Schøyen and Senior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III*, ed. Jens. Braarvig, 2006, Oslo: Hermes Publishing, pp. 289–290.

②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ara,” pp. 6–12.

③ 松田和信:《アフガニスタン写本からみた大乘仏教一大乗仏教資料論に代えて》前掲注

④ Mark Allon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of Kharosthī Fragments from the Schøyen and Senior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III*, ed. Jens. Braarvig, 2006, Oslo: Hermes Publishing, pp. 279–291.

⑤ 松田和信:《平山コレクションのガンダーラ語貝葉写本断簡について》, 354–346 页。

关于目前最新的进展,承蒙 Andrew Glass 与 Stefan Baums 邮件告知,犍陀罗语残片的数量已达 60 片,大部分属于千佛的内容,不过其中部分残片虽然明显来自这部分,但无法在藏译本中找到对应。另约有 14 片可能属六波罗蜜(度无极)的部分,但有些残片太小而难以可靠地定位^①。另经确认,从目前已发现的情况看,这些残片中并不包括《贤劫经》的“三昧”分^②。

此外,《贤劫经》中的多佛信仰在犍陀罗地区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一信仰类型也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2006 年购得的一件佉卢文写卷。经邵瑞琪鉴定,该写卷的平行文本为《大事》(Mahāvastu)中所包含的《多佛经》(Bahubuddha-sūtra, III.242.5-248.2)以及汉文《佛本行集经》。该写卷经碳 14 测定为前 206 年-59 年间。更多详情尚待公布^③。

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BH4-11 与斯坦因藏品中的 Or.8212/1695 梵语残片

段晴在 2009 年发表了 A Fragment of the Bhadrakalpasūtra in Buddhist Sanskrit from Xinjiang 一文,并公布了一片国家图书馆藏的梵文《贤劫经》残叶(后编号为 BH4-11)(该文的汉语版最早发表于 2010 年,后经修订版收入 2013 年出版的《于阗·佛教·古卷》一书中^④。此外,该残片也被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一书中^⑤)。该残片尺寸 10.7×11cm,正反两面残存 10 行文字,墨书,每行之上可见浅显的画线。根据最新修订版的介绍,从字体上讲,残片的字体比较特殊,但无法确切地归入 Lore Sander 总结的 r 模式、s 模式、北道及南道字体的任何一种中,但很多特征说明其相当古老,例如,其中的 ryya 的写法可以追溯到贵霜时期。残片的内容相当于竺法护译本

①在此感谢 Andrew Glass 与 Stefan Baums 提供的信息。

②这似乎佐证了“三昧分”原为一部独立文本的推测。

③Richard Salomon, “Gāndhārī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Schøyen and Other Collections,” in *FBDD*, pp.8-9; 据华盛顿大学早期佛教写本项目(The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网站提供的信息,邵瑞琪教授对该文本的研究未来将会作为专著出版:Richard Salomon, *The Gāndhārī *Bahubuddha-sūtr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Kharaṣṭhī Scroll, forthcoming*. 参见 http://www.ebmp.org/p_wrk.php。

④Duan Qing, “A Fragment of the Bhadrakalāsūtra in Buddhist Sanskrit from Xinjiang,” in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2008 Beijing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Sanskrit Forum Proceedings*, eds. Ernst Steinkellner, Duan Qing and Helmut Krasser,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2009, pp.15-39.汉语版参见:段晴:《梵语〈贤劫经〉残卷——兼述〈贤劫经〉在于阗的传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01-231 页。修订版收入段晴:《于阗·佛教·古卷》,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44 页(按:汉语版中包含了部分英文版中所没有的内容)。

⑤段晴、张志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21-134 页。

《十八不共品》后半和《方便品》的开头一部分^①。这是在佛名资料与《集学论》引文以外,首次发现《贤劫经》出土梵文残片。该残片与藏译本吻合很好,藏译本基本是逐字照译的,相比较而言,竺法护译本似乎更像是一边翻译一边注释^②。而我们如果考虑到竺法护的翻译风格,这一现象便让人颇感奇怪了。竺法护的译风以“言准天竺事不加饰”^③、“朴则近本”^④著称。正如辛岛静志指出的那样,竺法护的翻译颇为忠于“原本”,即便并不总是逐字照译,但也基本上是词组对词组、句对句地翻译^⑤。但为何他的《贤劫经》译本(尤其是“度无极分”)却是这种情形很值得我们思考。

除了国图 BH4-11 之外,大英图书馆藏品中另有一片梵文残片 Khad.042 (= Or.8212/1695)。从编号 Or.8212 可知,该残片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此残片早在 1928 年首次由 F. E. Pargiter 进行过初步的转写,收入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 *Innermost Asia* 卷 II 的附录 E 中^⑥,但当时并未辨识出这是一件《贤劫经》残片,且 Pargiter 把正反面弄颠倒了,其转写中也存在诸多需要重新修正的地方。

据文中的描述:“残片为棕色纸,尺寸为 4 英寸×4 1/4 英寸,出自纸页中部。字体较小,直立而工整,棱角不分明。纸上隐约打了格,来表示每一行顶部的位

①该残片相当于竺法护译本 T14, no. 425, p. 40, c29-p. 41, c26, 藏译本 D no. 94, mDo sde, Ka 87b3-89a7。

②同上 123 页。

③《出三藏记集》卷七所收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第四》:“《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参见(梁)释僧佑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66 页。

④《高僧传》卷一:“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敦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参见(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6 页。

⑤Seishi Karashima, *A Glossary of Dharmarakṣ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 正法华经词典),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1998, p.viii, ix. 此外,笔者发现甚至其翻译所用的“底本”有其他经典内容混入的段落,竺法护也译得非常忠实,例如《维摩诘经》混入《正法华经》中的相关段落即是如此。李灿:《竺法护译〈正法华经·药王如来品〉及其在〈维摩诘经〉中的平行文本研究——梵汉对勘与〈正法华经词典〉续补》,待刊。

⑥F. E. Pargiter,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 Remains Mainly in Sanskrit (Appendix E)”,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vol.II, ed. Sir Aurel Stei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p.1022. 该转写也见于 *Innermost Asia* 的汉译本,但与原版相比出现了印刷错误。[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卷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50-1451 页。

置……字体接近 Koyumal 遗址出土的 B. Koy.09 号残片。”^①

由该文及残片编号中的 Khad.可知,该残片是斯坦因从著名的古董商巴德鲁丁汗(Badrudīn Khān)那里获得,根据这些挖宝人的描述,原本很可能出自 Khādaliq 遗址,但鉴于并非斯坦因亲自发掘所得,尚有待进一步确证^②。不过他通过比对先前在这些遗址亲自发掘所得后,认为这些挖宝人的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③。

2014 年 Klaus Wille 新发表了 *Survey of the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Hoernle, Stein, and Skrine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一文。文末所附 List of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Khotan 中将 Or.8212/1696 列为《贤劫经》残片,未进行转写与校勘^④。此前笔者已通过 IDP 公布的照片独立找到了 Or.8212/1695,而 Wille 教授所提供的信息与笔者所见编号不符,后经核对明确 Or.8212/1696 并非《贤劫经》,真正的编号是 Or.8212/1695^⑤。笔者近来已撰文将该残片与 BH4-11 缀合,并进行了新的转写与对勘^⑥。此外,文中还利用藏译本对近年新发现的鸠摩罗什译《贤劫经》残片 BD.14741 号 I 进行了重新录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藏品购自私家收藏,出土地一直并不清

①F. E. Pargiter,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 Remains Mainly in Sanskrit(Appendix E)”,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vol.II, ed. Sir Aurel Stei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p.1022.汉译 1450-1451 页。笔者按: B. Koy.09 的初步转写参见同上 p.1023,汉译 1453 页。照片参见 vol. III 图 CXXI。

②同上 p.1018,汉译 1444 页。这一批残片并非斯坦因亲自发掘,但却被分别以遗址名为起始进行编号,如 Khad(=Khādaliq)、Kuduk-köl、Sampula,这些出土地信息主要来自巴德鲁丁汗手下的觅宝人。根据对巴德鲁丁汗的相关研究,巴德鲁丁汗曾组织自己手下的觅宝人去和田地区的诸多遗址探宝,并大力协助斯坦因搜集、挖掘与外运新疆文物,并为其提供后勤保障。斯坦因前三次在于阗考察时都是以巴德鲁丁汗的家为基地的,所需物资供应也由巴德鲁丁汗采办,斯坦因将其称为“我忠实的管家”。甚至发掘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巴德鲁丁汗手下的觅宝人带领下找到的。参见齐陈骏、王冀青:《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与新疆文物的外流》,《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12-13 页; Daniel C. Waugh and Ursula Sims-William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in Khotan”, *The Silk Road*(2010), pp.69-96。(汉译参见:丹尼尔 C.W., 厄苏拉 S-W.撰,王冀青、蒋小莉译《和阗的老古玩店》,《西域文史》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 325-362 页)。由此来看因此巴德鲁丁汗及其手下对各个遗址的情况应该是很熟悉的,因此他提供给斯坦因的出土信息大体上是可信的。

③同上 pp.98-100。

④Klaus Wille, “Survey of the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Hoernle, Stein, and Skrine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 *FBDD*, p.226。

⑤后通过与 Wille 先生邮件联系,澄清其文中是笔误所致,其本意即是指 Or.8212/1695。

⑥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1)”, pp.235-251。

楚。而如上文所述, Or.8212/1695 残片可能出自 Khādaliq 遗址(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①), 而 BH4-11 与 Or.8212/1695 恰可以缀合, 因此 BH4-11 或许也出自该地。这为我们揭示国家图书馆藏品的出土地提供了一些线索。不过更确凿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三、Śikṣāsamuccaya(《集菩萨学论》)的引文

这段引文在上个世纪初编辑梵本《集菩萨学论》(Śikṣāsamuccaya)时被 C. Bendall 发现, 并编入其索引中^②。此段引文出现在梵本《集菩萨学论》的第一品中, 大约相当于竺法护译本《千佛发意品》内容的一部分, 但其内容有跳跃和不一致之处。Peter Skilling 在 *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一文的附录 II 中, 曾将这些引文与藏译本 *Sūtrasamuccaya* (《经集》=汉译《大乘宝要义论》) 中的相关引文一并摘出, 并进行对勘和翻译^③。

附: 缩略语

ARIRIAB =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EB = The Eastern Buddhist

FBDD = Paul Harrison & Jens-Uwe Hartmann, eds., *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4.

Guide = Ronald E.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revised edi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79(ed.2 1992).

KBT = H.W.Bailey,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London 1951; ed.2 Cambridge 1981.

印仏研 =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附记: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萨尔吉老师、叶少勇老师、富嘉吟、罗静、陈瑞翔同学帮助笔者复制了部分研究资料, 陈瑞翔同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李灿, 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巴利文专业 2010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古丝路出土梵文佛典、初期大乘佛教文献、佛典翻译史。

①考虑到该残片并非斯坦因亲手发掘所得, 而得来自巴德鲁丁汗, 因此审慎起见, 目前尚难确定他告诉斯坦因的是完全真实的信息, 但目前似乎也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其说法系凭空捏造。因此可以作为一条线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②Cecil Bendall ed., *Śikṣ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 Teaching Compiled by Śāntideva* (*Bibliotheca Buddhica I*),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naires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1902, pp.8-9, 370; Cecil Bendall, William Henry Denham Rouse trans., *Śikṣ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 Doctrine compiled by Śāntideva chiefly from earlier Mahāyāna Sūtras*, London: Murray, 1922, p.9, 322.

③Peter Skilling, "Note on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pp.226-229.